

神明的孫子在中國

意·費思伯著

邵宗漢譯

重慶國民出版社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八月

「神明的子孫」在中國

目 錄

	次	目
田伯烈序	一
第一章	九
我是中國人了	九
向白俄婦女的販子挑戰	一八
張作霖將軍之死	二一
第二章	二七
日本肇起侵略的火炬	二七
第三章	三六

呻吟於淫威之下·····	三六
會見土肥原·····	四四
第四章·····	四八
日本怎樣統治「滿洲國」·····	四八
新主人的訓示·····	五七
我的第一件事情·····	六六
第五章·····	七二
會見一個舊相識·····	七二
好像要中風的樣子·····	七八
我的助手·····	八六
第六章·····	九四
「滿洲」的娼妓·····	九四

「滿洲」的烟毒……………一〇四

第七章……………一一一

日本軍人的報應……………一一一

一個憲兵長官的狼狽……………一二六

第八章……………一三三

復仇……………一三三

第九章……………一四四

李頓調查團……………一四四

第十章……………一六〇

贊美、獎勵、懲罰……………一六〇

交換俘虜馬到成功……………一六七

第十一章……………一七五

訪問義勇軍的司令部·····	一七五
一件痛快的事情·····	一八一
第十一章·····	一八八
綁票成爲一時風尚·····	一八八
小卡布斯的綁票案·····	一九五
我被監視了·····	二〇七
第十二章·····	二一八
「滿洲」是苛重的負擔·····	二一八
撈錢！撈更多的錢！·····	二三三
不盡財源滾滾來·····	二三九
第十四章·····	二五〇
脫離樊籠·····	二五〇

重見上海	二六二
太太的話	二六八
第十五章	二七八
實踐諾言	二七八

田 伯 烈 序

一九三六年秋天，我在上海第一次和樊思伯（Amiata Vespas）先生見面。他因為他的眷屬從大連乘輪到上海來，在青島給日本當局扣留，所以他來看我，希望我在新聞宣傳方面幫他的忙。我把他介紹給某報的負責人，此後即音訊杳然。

將近一九三七年底，樊思伯先生又來看我，據他告訴我，他已經寫成了一本書，敘述在「滿洲」日本特務機關內工作的個人經歷，希望我在出版方面予以指示。我問他求教於我的原因，他當時這樣回答：『因為閣下知道這些事情，因為閣下也和日本人發生了麻煩（指一九三七年冬天，我向日本當局抗議扣留發往曼哲斯脫導報的電訊一事而言），所以我覺得閣下一定不會洩漏我的祕密。如果給日本人知道了，他們立刻就來打壓我的。現在既已完稿，我想使它早日出版，愈速愈妙，了却一件心願，我也可以繼

卷一

我允許加以考慮，但並未明白表示，因為我當時也在編纂一本書（譯者按：當係外人目觀中之日軍暴行），恐怕無暇及此。

隔了一兩天，樊思伯先生送原稿來，我交給一位長於批評的同業，請他坦直表示讀後的印像。出於我的意料之外，他大為激賞。我仍覺未能滿足，決定再須加以識鑑。我請教一儂信實的朋友，他是某國政府的官員，具有各種便利，由他來檢驗書中各節的真實性，是最適當沒有的。他看完原稿並詳細探究以後，要求我安排和作者見面，討論似乎尙欠明朗的幾點。這要求我是接受了，經過幾度的長談，我的朋友確信樊思伯先生講的全是老實話。

以下是他對於這本書的意見：書內所敘述的各種事實，大多數我是熟悉的；殘暴，兇惡，陰險，腐敗，足以表徵日軍統治被征服人民的方法，這一切是完全給暴露出來了；所以，本書給我以感情上極度衝動的經驗。這對於所謂西方文明的保衛者——希特勒和

墨索里尼，當然是難堪的譴責。可是，他們如果能夠閱讀一遍，我相信，他們也要警駭不置的。

「對於英國頑固的保守黨，這應該是一個明顯的實際的教訓，對於和平主義的孤立派，這應該是一服强有力的消毒劑。」

「這是對於一個階級，一個民族和一個不公平制度的最强有力的公訴。在這制度之下，少數人統治多數人，幾百萬人幾千萬人爲幾千人的逸樂而做牛馬，集團欺詐集團人類的大部份爲維持製造利潤的手段，不得不過着卑賤和飢餓的生活。」

我又徵求第三個人的意見。「西行漫記」(The Red Star Over China)的作者斯諾(Edgar Snow)看完原稿後，加以批評如下：「關於書內所敘述的事件，人物及其情形，據我所知道的一部份而言，都確鑿可信。這本書在揭發日本統治「滿洲」的內幕上，有着無比的價值。」

我然後親自閱讀原稿，一字一句加以推敲，憑我個人對於「滿洲」的一些知識和

經驗（在一九三三年一九三四年和一九三五年我以曼斯脫導報和西亞雜誌記者的資格，幾次訪問「滿洲」）作爲衡量的標準。我個人敢說，樊思伯先生這本名貴著作的內容，大體上是真實可靠的。

樊思伯先生生於一八八八年，他的故鄉是意大利的阿貴拉（Aquila）從學校中畢業，兵役期滿後，他到墨西哥去參加革命軍，在馬德辣將軍（Francisco Madero）的麾下做軍官，那時是二十二歲。他受傷兩次，晉級大尉。

一九一二年，據樊思伯先生自述，他離開墨西哥，遊歷南北美洲，澳洲，法屬印度支那和中國各地，撰稿投寄各報。遠至西藏，蒙古和東部西伯利亞等荒僻的邊陲，也印上了他的足跡。

歐戰爆發後，協約國方面因爲他富於遠東的知識和經驗，教他做情報工作。他於一九一六年，隨着日本軍隊到濱海省和黑龍江，到貝加爾和尼可拉夫斯克。在那個期間，他後編了許多重要的中國人和日本人，其中最聞名的是張作霖將軍。一九二零年，他成爲

「關外王」的「入幕之賓」從那個時候起，他顯然是「滿洲」政局中的重要人物。

可是，樊思伯先生不久就和本國的當局發生了衝突，意大利的軍火偷運到「滿洲」去，如果要使張氏能夠維持境內的安寧和秩序，他必須阻止這一種非法的交易。最後他決定改換國籍，歸化中國。他的保人是中東鐵路護路軍總司令朱慶瀾，東省特別區警察局長溫應星和中東鐵路警處處長鄂雙全。這並非偷偷摸摸的舉動，而是光明磊落的行為。這樣，他保持着個人獨立的行動和獨立的生活。他雖然改換了籍，思想上仍未轉變，迄今依然是忠實的法西斯主義者和墨索里尼的虔誠的信徒。

一九二八年，張氏被日方暗殺，樊思伯先生為解決個人生活問題起見，經營各種商業。一九三二年，日本人成為整個「滿洲」的主人，也就成為他的主人，他們以威脅的手段，強迫他服務，否則他的眷屬的安全將不可保。在這情形之下，他便成為日本特務機關的勉勵的工具，而本書對於全世界所以有無比的重要性，也就是為了這一點。他居於如此優越的地位，能夠在日本人的特務機關中洞悉其陰謀活動，可謂「無古人」恐怕

也「後無來者」。他所說的都值得我們重視。他毅然決然把個人非常的經歷公佈出來，尤其值得我們感激。

歸化了中國的樊思伯先生，雖然可以不再受意大利官憲的干預，但「滿洲」被佔領後，日本人却又掌握了他的命運。鑑於一家大小生命的岌岌可危，他不得不忍辱負重，暫時屈服。可是，他對於日本人奴役「滿洲」人民所採取的各種方法，則不勝其憎惡憤懣。這一種情緒躍然紙上，他竭力掙扎擺脫日本人的枷鎖。

他以獨特的風格敘述親身的經歷。一連串的事實使他對於整個日本民族，懷着強烈的嫉恨。本書就是在這一種情緒之下寫成的。不過，他對於少數的日本官憲，像武藤大將和大井大佐等，也爲了他們的優良的品德，而予以最崇高的贊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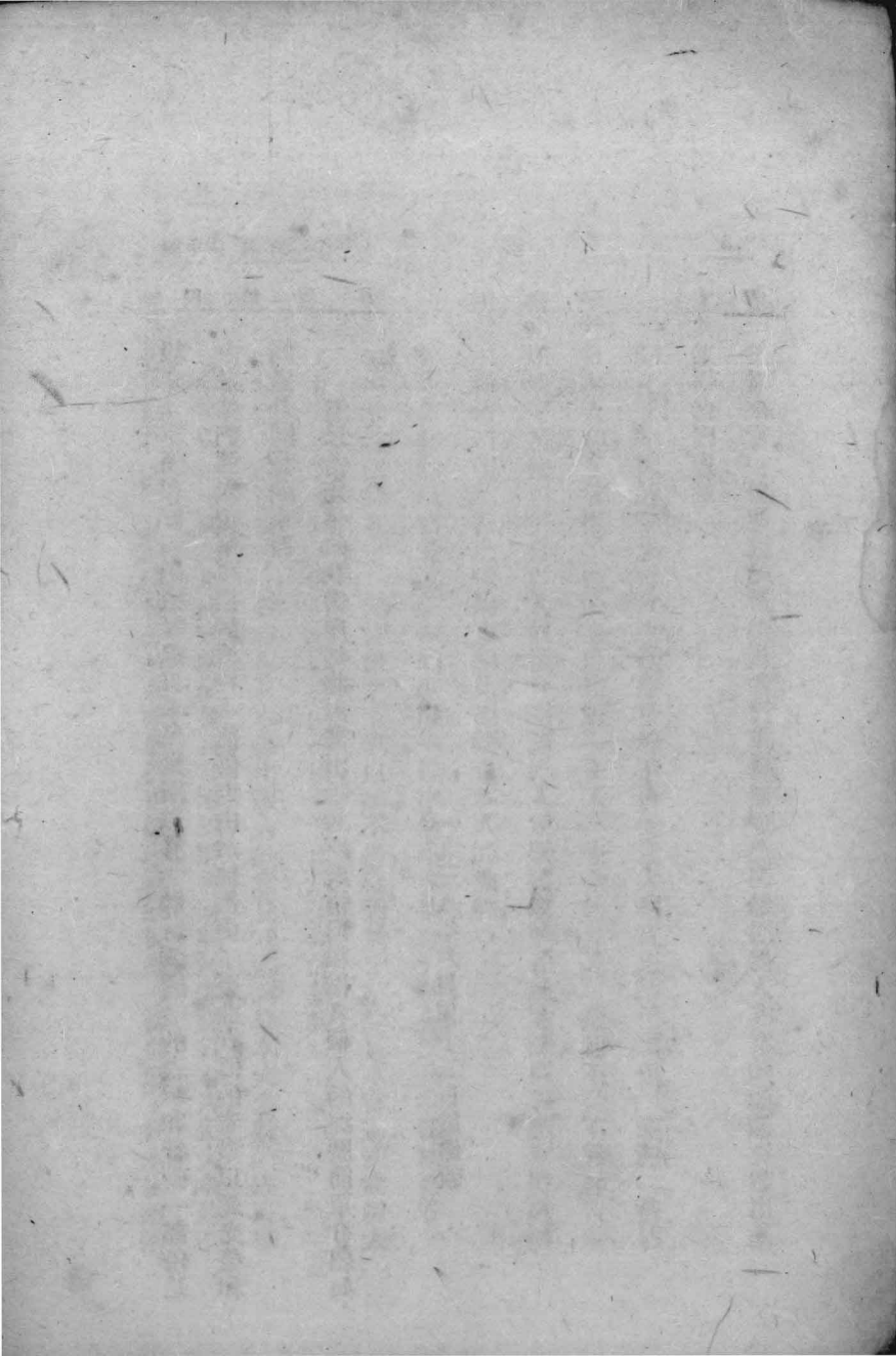
據我個人的意見——同時也是本書出版人的意見，我認爲日本大多數的國民，都能耐勞吃苦，宛如中國、印度或歐洲的農民。日本軍閥和財閥的罪惡，日本人民大眾是不能負責，不能代人受過的。澈底分析起來，他們正像中國的民衆一樣，也做了日本統治階

級——軍閥和財閥的犧牲品。日本民衆所以有「助紂爲虐」的表示和行動，一部份是由於他們並未瞭解事態的真相，一部份則由於他們中了歪曲宣傳的毒素，以爲光榮和霸道是同樣的東西。

上。

樊思伯先生向我索序，特將本書出版的經過情形和作者個人的經歷，簡單介紹如

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二日於倫敦



第一章

我是中國人了

我從一九一六年起，就在遠東做情報工作，因此認識了中國的許多文武官員。其中大名鼎鼎的一位是東三省巡閱使張作霖將軍，他知道我幹的玩意兒，曾有幾次教我把留俄中國人的實在情形隨時相告，並且教我供給其它重要消息。他屢次向我表示，要是我決定久居遠東的話，他 very 希望我能輪替他工作。他提出的待遇是非常動人的。那時，大戰剛剛結束，歐洲的情形十分黯淡，我仔細考慮一下，決定接受他的好意。於是從一九二〇年九月二十四日起，我便成爲張作霖將軍麾下的一個情報員了。

張氏囑付我，除了黑龍江督軍吳俊升將軍外，不能夠使第三個人知道我是替他工

作的；吳氏是張氏的心腹，一切都向吳氏接洽請示，但我必須令人相信，我仍然執行着本國或協約國的命令（大戰期間，我爲協約國的情報機關服務，曾在「滿洲」、「蒙古」、「西伯利亞」等處工作。）

在瀋陽，我很少和張氏見面的機會，如果必須和他見面，時間一定是在黑夜，我穿了中國衣服，戴了黑色眼鏡，帽緣遮着眼角，跟隨最親信的副官同去。

我在張作霖將軍那裏服務，匆匆有八個年頭。張氏確是一個重信義富勇氣的人物，對於忠實的部下，張氏不愧爲一個出色的領袖，對於觸犯錯誤濫用職權的左右，非常嚴峻，對於叛徒和奸細，更絲毫不肯假借。

那許多年間，我有時在俄國，有時在蒙古，有時在朝鮮，有時在中國，以不同的姓名和護照出現，進行我的工作。

我的任務是相當繁複的：搜集政治上的消息；注視各國情報員的活動；追索土匪、軍火和毒品的私運商人，白俄婦女的販子；並嚴防蘇聯和日本方面的活動。